



明齋先生集 十一

書

卷之六

^ 16
2376
12



門 2376
26-12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樂善堂

書

答鄭士瞻

齊泰

前日枉過病撓未得奉款厥後每擬一候朴丈兼與左右敘晤而病骨畏寒竟未能動一味戀悵而已即承惠札具審多少慰感不容喻 國恤中祀事一節忌墓一獻似無可疑而論議多歧不免前却昨得朴丈書示而始定今蒙詳示益以為幸也第玄江所論備禮之說則恐未安私家暮大功葬前亦不備禮則况大喪在殯何可全用常例耶恨未由面究也草

明齋先生遺稿

月齋遺稿卷二十一
復只此舊歲且盡唯希迓新萬祉未知西歸定在何
間未前當一造庚申臘月二十四日

答李景仁

齊

誌文謹受而敬閱之三復欽歎以一家之親備述如此誠有他人道不到者鄙意以此顯刻最為合宜且竊念贈爵二品準式當為碑既為碑則此文亦不為多如何鄙人不敢又為辭遜計事理似當如此幸更加商量如何別紙所惠諸物何如是過腆淡用未安且昏耗如許承當未自必而先受盛貺未安初欲奉還念還呈又涉不恭而紙墨是書生日用不必以

禮為名直承特惠與少輩共之其於與受之義或不

至甚害故終於奉留第切悚仄

乙酉二月十二日

下示泮中所分新曆以私義不安既以還送今復受留恐無所據與當初例送有異之致鄙意未能釋然雖自令所下來而依前是泮中所分則前後何異焉茲敢並其單子還呈且乞此後則使勿為此等分及之事以安賤分如何戊子正月七日

昨者意外得承令惠札憑審歸自海西之後令候起居萬重區區無任感慰第將有異域之行衰境遠役豈勝奉慮未知南為當在何間耶紙末所教此亦皇

華周咨之意也媿此有何所見可以仰助然古人如
圃隱楸灘秋浦諸先正所已先行者有不可不一
體認以爲軌則異國事情則頗見於姜睡隱遺稿亦
不可不一覽也至於忠信之可行於蠻貊者及隨時
酬應之宜則各在自家非他人之所能預也惟易所
謂敬慎不敗者無往不然加意焉則幸甚拯殘喘又
支過暑月而聾塞之甚精神從而聾然終日如土木
偶人耳適望爭端連被儒疏之譏詆屏伏垂死之中
猶爲人所有無亦可笑也唯是仰煩 聖念曲賜庇
覆受 恩罔極無報涓埃而只爲世道之一累每添

剩閒於朝端此爲罪戾不但一味慙惶而已奈何

庚寅
閏七月
七日

答李輔德 震壽

昨在交河時伏承僉尊各賜問札情義鄭重且荷叔
氏士亨連日來訪其爲感慰何以容喻即宜修謝而
分外 恩數不勝惶恐呈疏就道情計忽迫未克遂
誠不敏之訟至今耿耿蓋鄙人本末實 聖明之所
洞燭也僉尊之意雖諉以爲公而不顧私公則虛費
朝家之 恩禮私則只添賤分之罪戾真所謂無益
而有害也區區情私俱在疏中想有以垂諒也拯歸

來斯頓欲死今始因使追謝千萬何能盡意

庚辰九月七日

答金進士樛中庸問目

不偏之謂中註東陽許氏曰云云中固有二義
但只謂之不偏則不可謂兼動靜必如朱子所
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然後體用兼該始為完
備今許氏嫌程說之不備遂謂之兼言則不偏
二字約而盡矣朱子何必更合無過不及之言
為之說乎

朱子固以不偏不倚釋未發之中無過不及釋時中
之中然程子之意則安知其獨指未發耶許氏蓋謂
程子之意雖兼動靜言而不若朱子之分曉云耳非
欲必以不偏二字為可以該動靜也恐不須淡斥也
如何

天命之謂性註人物各循其理之自然小註雲
峯胡氏曰云云沙溪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率性
之謂道兩道字一也胡氏分而二之非也蓋一
陰一陽之謂道對却繼善成性而有先後之分
矣統體之太極則不可與各具者分先後云云
胡氏之意似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以原頭本
然之理言而天下萬物同由是出故曰統體一

太極率性之謂道者就日用當然之理言而事物物各專其一故曰各具一太極而其所謂各具者亦只是統體之太極故曰子思之言蓋本於此章句中各得各循各有諸各字亦可見矣且胡氏以易所謂道字屬統體之太極子思所謂道字屬各具之太極則辨者以一陰一陽之道對率性之謂道以統體之太極對各具之太極而論之可也今於易所謂道字則却對繼善成性而曰可分先後於太極字則反相爲對曰不可分先後亦恐失胡氏之意

胡氏之說栗谷以爲非是沙溪所言恐是栗谷之說也蓋胡說上則有牽合之病下則有分開之弊二先生之非之者恐在於此既謂率性之謂道則冲漠無朕森然已具只是一箇塗轍故云不可分而二之也下款之意則謂道與繼善成性爲對故可分先後也與率性之道爲對則不可分先後云爾來示以爲失胡氏之意者恐亦未免於失沙溪之意也所引各得各循各有諸各字以明各具之旨者則甚該然未知子思之言必本於此耶更詳之如何

莫見乎隱註跡雖未形云云小註三山潘氏所

謂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云者似甚未安章句所謂著見明顯者非謂其纔發之時尚有所識察而既發之後反不能照管也蓋謂己所獨知則乘其隱微雖若可以欺天罔人而吾心之靈無間顯微故其於邪正之判毫釐之分即無所不燭反有甚於他人之所知此其所以著見明顯也且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惡者發之遠而益爲私意所蔽則固有如潘氏之說者矣其善者培養之久當益精明豈有昏

情不自知覺之時耶

上文朱子所謂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者正意也潘氏說又一意也來示所云是也然潘氏說極警切使人悚惕雖非正意淡可味玩何攻斥之至此耶

子曰舜其大知註於善之中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此善字與擇善之善字有間擇善之善專以合中者言此所謂善兼合中與不合中者而言

分解得二善字恐好

答李晦伯

世煜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所示對案講讀之日少浪遊閑話之日多果爾則誠
爲可憂既知其病何不加藥而只能說證而已耶光
陰易邁少壯難再蹉過目前奄至老境則悔無及矣
千萬奮勉與令弟逐日有程勿令一時閑過則應有
所得矣令弟冒寒遠來而此中無居處村家則齟齬
恐生病書堂則稍遠往來亦恐生病以此不能留可
媿又可悵也然不必遠來能昆仲自做工夫積累既
多而後來講疑晦處方可沛然矣幸更詳味朱門旨
訣中滄洲論學者之文如何辛酉至月六日
書中每有自訟之辭而無進步之益流光易失老且

及矣怠勝而不能自治則無藥可醫矣加惕爲幸別
紙所示謹悉鄙人人事已廢不能預遠近學宮論議
者久矣今何敢有所容喙耶若左右處義之方則亦
唯在自量而進退恐非他人之所可指揮也虛辱委
詢還用媿悚辛卯七月六日

答李茂伯林

病中得書慰如見面小紙略覽世道紛紜自初固已
料之何必到今而更驚耶知我心者唯當一向守靜
千詬萬辱一切任他然後庶可以安吾私分而少減
罪戾不料諸君之尚無定見浮動至此也紙末云云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尤極駭然出人書札本非美事尤而效之罪益深焉
君輩爲此舉而欲置我於何地耶千萬猛省永息此
念毋重我罪如何每見朋友有此意思不覺恐懼反
不如得詆斥之爲安也規警之言誠是此亦昏昧之
致也君既知此而猶有云云者何也適患寒疾不盡
所欲言千萬深諒 甲子八月十九日
惠送諸種珍味一一出於至意况於鞅掌之中勤念
至此遠路委伴勞費良多感仰之餘還極悚仄昨亦
得臨陂委致魚饌窮谷病蟄坐享邑奉如此實懼踰
分不能自安又以所識窮乏之得或奉累於僉政爲

恐耳古人論居官之法實以清慎勤三字爲主苟體
此三字而無失則才在其中矣無以爲報略誦所聞

望心諒焉 已巳冬至日

答鄭益彰 夏晉

扇簡苴蜜乾魚之惠深感至眷而遠路致意過厚至
此還用悚仄不能安也節用而後可以愛民此實聖
訓也字牧之職愛民爲本隨事隨處猛加省察勿以
私害公則於民必有所濟千萬加意不負所學區區
之望也 已卯閏七月十九日

答金龜孫

示諭縷縷極知向學之誠實非區區口耳之比令人
三復然所謂天其遂吾願者言誠至則自致如言有
志者事竟成也言志之誠則爲其事也力故能有成
如天之遂之也若提空心以向道而無下手着工之
實則雖有其誠天亦如之何哉淡願以實心做實功
一日必有一日之事勿令頃刻放過則方有次第之
可言而免於擔閣空言之歸矣如鄙人者衰病日甚
今夏尤漸昏度日凡百不能收拾無足可言每蒙屬
意之勤未嘗不感與媿並早晚倘得盍簪之幸俾借
餘光則固陋之願也而方以閉齋爲分無乃又以添

戾而貽累於人耶是爲慄惕耳

丙寅八月二日

答李夢錫

萬一

所詢禮節略復於別紙比來李哀希敬讀禮書甚精
凡有疑處須就質於此君如何禮書雖不能遍觀而
家禮以下備要問解二書不多哀亦從事於此等書
如何爲學無他只家間所行一合於禮則是爲學耳
况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古經明訓也勉之爲幸

答柳海美

載遠

隨錄尚未卒業病昏媿懼每一披覽未嘗不歎其規
模之大識趣之高而並世不相遇之恨殆不可勝也

所教別紙又得竊觀感古之盛意為之喟然歎仰庸
學之書不及於節目上則不見於其書似無可疑孟
子之後唯橫渠欲為而未能可知復古之難也平生
只作卷中之談橫渠所欲為者亦未能講究今承高
誨無以反復徒切媿悚之至

辛卯四月二日

答尹元亮

周翊

離親遠遊安能數數如意唯一心誠在於學則卷中
聖賢無非師友況有如梅壑清隱之矜式不遠者乎
千萬疊疊焉時以所得遠惠德音使衰陋者得資警
益區區之望也朱門旨訣熟讀甚善然買櫝還珠之

戒不可不加惕也

壬戌三月七日

小學大學之讀不厭精熟豈不甚好然不可局守一
冊反致擔閣須先以百遍為率遍讀經書而後又復
溫繹思而讀讀而思讀來讀去則自當有所得矣最
怕有間斷悠悠不濟事矣為學之方跋文謹受淡荷
適有他酬酢不能一一語錄二段着吐以呈如此看
如何

重九後一日

示喻向學之意勤勤懇懇此間朋友少有如此者豈
勝愛慕只媿此空踈無以相益也小冊所詢尤荷開
發此經冬呻吟尚未啓蟄而分外 召命前後絡繹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至於再遣史官使之偕來其爲惶恐何以盡喻區區私情異於他人而實無才學可以應命不得不因守溝壑之分以冀聖慈之憐許而已只是世祿之臣受恩罔極而當此殷憂之日未有報效之路此爲臣子大罪慨然自悼奈何梅壑處士近得從遊否須以右意轉告且質鄙人處義之道如何洛下士友之責皆以爲臣子分義不可不一出鄙意則一出而有益於國則可也進無所爲退失所守進退無所據則所以求伸其分義者適以貽羞於朝廷爾以此不能變計未知梅壑之見以爲如何也

癸亥二月二十五日

蓬院僂至得承惠札縷縷滿紙如得面談遠遊之難誠如所示然此心誠於爲學則師友黃卷何求不得唯願疊疊不息如有所得無惜遠示警此衰慵此眼昏日甚幾廢佔畢歲月晚晚只可悼歎前日來紙果寫先人韻語今以付呈幸勿煩於不知者如何加土之禮無別樣節目先以酒果告由役畢後又告皆臨時措辭以用不當用墓祭祝文也若當四時節日則役畢後仍行祭禮而用祝文無妨矣

九月五日

菽水之養雖有聖訓人子之情安能無慨然匪莪之痛終身抱結來書切至使人憾憾然亦無他道理若

陽齋遺稿 卷二十一
有之則聖人已言之矣唯當力學勤業不憚身心以盡其分內事而已讀書自當依先賢節度而循序致精則自當有得科場得失則有數焉徐丈所指一書千讀鄙意則恐不如精讀百遍遍四書而又更精讀當益有味見人或有一千讀者而往往無效蓋役心於讀而不精於意味故也如何所示移院材木未知所疑也雖祠宇之材決無朽棄之理既不更入於祠宇則用於講堂有何未安之義乎若棄用於私家或他處則誠未安也若院中則如明倫堂如齋室恐無不可矣如何大學論語所疑所得不妨書示如我衰病

漸添眼力尤減幾廢佔畢兀坐無味若得與朋友講論庶有開發而不可恆得其次得所示疑義而有所省悟亦是幸事所媿荒頽如此無以相益虛辱盛意

耳

甲子三月二十六日

聞彼中凶荒甚於此間奉親之下何以爲計雖云菽水固吾人常分而人子之心寧不悶然承不能遠遊之歎勢固如此唯當於餘力之學愛惜分寸之陰時以所得遠及朋友亦無異於朝夕盍簪矣千萬疊疊以副懸情近日事孽自己作羞及先人貽累世道流譏後世自痛之外復誰咎哉只當杜門念愆自靖以

待盡而已前惠給串迨戢至眷而寒士交際不當以此等為禮如何

十月十七日

霜風搖落閉戶獨吟離索為憂有懷盈襟何料一札惠然千里論心披玩以還不減一場盍簪也奉親讀書菽水盡歡固是吾人素分而歲飢耕餒無以為養人子之情安得恬然此實昔所身經者為之憾憾于中然無他計可以免此則唯當力於為學勉於為善以古人之先獲者為程而已先人嘗教不肖曰汝等分皆庶人也欲勉不逮之形每懷歉恨之心非君子處窮之道也又曰每懷踰分之念則不幾於長戚戚

者乎感吾賢每有傷哉之歎思先人平日之訓為一

誦之未知以為如何

乙丑九月二十五日

伏聞門下疏中所論有三四件事前日流俗皆疑門下之無一疏而愚意以為儒臣語默自與在位不同又非草莽危言之士之比則其在自重之道似無必言之理况比年以來方在廢錮之中耶若因 恩命之下而有辭職陳疏之舉則其措辭處義似當有別樣道理今聞疏辭痛言時事明其不當從仕之義向來流俗之疑亦可自破矣第時輩以為疏中有救宋一款羣起

呵斥愚意以爲設或有之不過門下以尤相心學固己可疑而至於 賜死則殊涉暗昧故論及輕殺之不可而見者不察謂之伸救矣且聞疏辭明言絕鑄之事則其間語勢不無若扶懷抑驪者故無乃黨鑄者謂之救宋耶方其尤相柩歸也門下將迎哭不果之言傳播爲彼者以爲屈爲門下者亦疑其不爲仇視而有迎哭之意愚意以爲此必傳者之誤而設有其意此不過一時惻隱之端蓋平生師友之間不幸有相絕之事而中心慨惜及其擯死遐方柩過前道

則追惟舊誼自然感傷至生迎哭之意者庸何傷於仁人君子之心乎終而不往則其己絕之義亦未嘗挫矣世不察此方此非議此真以小人愛惡之偏揣君子公正之心也居在窮僻時未奉讀大疏而姑此仰稟

別幅所示傳訛之言亦可笑也至於昨年之事朋友間或有以一哭爲可者想是因此而致訛也然其時追惟舊日情義不覺感傷爲之行素數日朋友間亦或有非之者矣古人不輕用性情如此所發亦未自知果得情性之正否也第竊見所論委曲精詳可見

遇事聽言必求諸義理不泛然放過而又說出分明如此淡可欽歎淡願不懈於窮格存省之功慰此衰朽之望也

庚午十一月十日

易上下篇義所謂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者何以異合與交之義也蓋陽變陰合故主陽而言則謂之交主陰而言則謂之合耶又曰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此亦一陽為主故謂之始變而陰多陽少故謂之微也

既濟則水上火下有交和之意如地天之爲泰也未

濟則只言坎離二卦之合而爲未濟也恐無別義震坎艮之始變微也者只當如來教始得一陽故爲始變陽少陰多故爲微也其果更考他處而相說以解耶

汨沒無聞之歎恐有所不然日用之間存心應事不違於善是爲己分內事聞與無聞有何損益聖賢之所以戒於無聞者爲其無爲善之實耳苟有其實他何足言淡願饋奠之暇不弛於書冊工夫使持敬窮理之業漸進於日新之地則立身而終孝其在矣

如何

丁丑九月九日

向來待罪一疏不覺略及漆室之憂越分之罪追思
悚然重違勤教謄呈一本覽後即去之勿令人見增
此罪戾如何兒子妄言謗及其父麋鹿走山命懸庖
廚正謂此也莫非匪分虛名之崇只得任之而已其
疏渠以自此傳出為未安不得依教當垂諒也
壬午三月

二十一日

禮類一事自初厭其紛鬧絕不與人酬酢矣於吾友
非敢有隱而紛鬧尚未已待後亦未晚故姑不能破
戒可付一笑也然來教所料似已得之雖一二處安
可謂傳訛也歲在辛未遭舍姊喪為見葬事往留西

溪家後石林寺二十餘日其時西溪果示以所辨諸
錄而悲撓病憊不得一看欲看而不得非故不看也
只有一二相難處不契而罷矣今所推說過而又過

媿悚
庚寅二月二十日

答成時萬 孝錫

遠惟清和侍奉萬祉眷下僉况皆得珍勝否藏修之
所各成菟裘山林日長所業何事所冀競相征邁令
聞蔚然一心懸想未嘗不在於僉座也頃見南生鶴
鳴書南東岡彥經萬曆癸未季間為坡牧與兩先生
親厚往來溪上或有遺蹟之可傳者否南生即東岡

之傍孫也為述家譜求得事行甚勤幸聞見示破如何文簡公日記中或有往來事耶戊午閏月望日

答韓至哉配商

科事得失有數何足淡歎唯願加勉經學勿以一科自畫沉潛體認期以上達足日漸進則內漸重而外漸輕矣如何壬戌九月三日
靜棲山房肆力讀書志力如此何事不成為之歎尚堅坐畢一冊良難日且凝沍縱使所患快安何必動作以費光陰更希疊疊焉文卿何不來與聯榻而留京悠悠過冬耶丙寅至月二十日

自教等科工似不着實僉則能勤做否儷語似不如策問之猶為近實而世俗之表工成風今番別試不用表而兼講經若每如此則科儒亦或讀書耶甲戌六月十四日

答李君實宜華

蓮榜之喜久當有問而病慵闕然且緣罷論之未止也然季少之自期與人之期之者當不止於區區科名得失何足算也唯希勤業自愛勿徒以科場為的務自充擴以酬希賢之志區區之望也壬戌至月二十五日
橫渠有一段語云今人從學不見長進正以莫識動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冥冥悠悠以至終身此正近來後生之病然知從學者亦鮮矣若知從學則自不至於一向外馳矣近做科工否科工之外不可無他工夫須以擊蒙要訣論科業者服膺如何

甲子三月七日

兒子歸得承歲前後兩書披慰無已第學者有着實工夫則必有所疑亦必有所得或相質難或相訂正盍簪雖未易猶可以相資講磨以相進也若只相寒暄而已則何以知進學之次第而有益於孤陋耶人少時有志稍長漸弛終至於擔閣者滔滔皆是此志

不立之致也嗣此惠書幸略及日用功程使我離索

之懷得以警振是我亦有賴於賢者也相愛之深僭

易及此未知以為如何此衰病日甚凡百頽荒知憂

賢者而不能自振媿懼奈何

丙寅正月十六日

外言雖紛紜在人者付得失於彼在己者資吾警省有改無勉而已然一場紛紜在此蟄分尤為恐悚當更加慎密出於中間者則久當自息耳

庚午仲秋既望

答李武叔

彥韓

昨蒙委訪於墓下既又再見三見而不倦至於以書為贊乃古人之交際也不但講修世誼而已雖病陋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無足以堪之而賢者趣操之高遠則固已超乎流俗
人矣追懷英眇久而不能忘不料又寄遠札辭意彌
切三復以還不覺感歎賢者今纔弱冠矣早能植志
於此學始初清新如日方升苟能日有事焉堅固不
退則何功之不可成何遠之不可到哉古人爲學之
方具在方冊而世之學者罕有真實心地故或進銳
而退速或輕內而重外以至下梢都無得力吾黨之
所共戒者也感相與之勤不計身之有無而僭陳之
庶乎以爲發軔之一助耳如何拯歸蟄窮谷衰病日
添歲晏幽懷無可言者所詢略復在衷紙財察如何

戊午至月
二十日

心之走作之病未能持敬之失耳朱門旨訣中讀書
一款最爲詳盡從事於此而有得焉不但爲讀書之
法而已

默字之喻甚好竊觀賢者氣質似清明而欠凝定靜
默涵養儘爲對病之劑既已自得之矣加勉幸甚
這裏謂義利路頭也委曲遮護謂心知其非而口以
爲是或內從於利而外託於義故曰心口不相應也
受得那箇言各有所賦之定命也

從這細微處所謂細微處指衣食等也爲他磨去謂

心爲衣食細微事所銷磨也

書札續至可見情義媿此空陋之無以堪之也年富力強將無難之不易願復加勉勿以自訟之語徒爲空言之歸則相愛之望也所示復在衷紙更垂裁教爲幸

巳未二月一日

人物之生雖有通塞之殊莫非陰陽五行之氣之所生也既稟二五之氣則俱有二五之理何怪而致疑如此耶日用當然之則物莫不有如犬吠雞鳴牛耕馬乘非所謂當然之則耶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通人物而言之幸熟讀而淡玩之如何此是

頭腦處非一言一義之比也

黨論科曰爲一箇私字所崇夫人之所能言也專意學問不誘於外則奚但祛此病而已專意學問亦初非爲祛此病而爲也詳示意似不免有重外之病姑捨此而俛焉於吾分內事真箇有得於己則外事儘悠悠矣如何若有所爲而發則不妨更見教也

先妣之嗣以註觀之則當爲子之母父對其子曰迎婦以繼母何不可之有此註之意也然婚禮有曰人之序曰思嗣親皆傳世之意也外而繼外內而繼內以父之母當之語意甚順故常以註說爲可疑矣所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示以父之母當之而以註意解之固好然傳序者平常之定理代姑者一時之變節豈必以或有代姑之事而謂之嗣耶終可疑

未習行戒絢拘字之義欲令行者視此以拘着此心故謂之行戒朱子曰履之有絢所以爲行戒也尊之有禁所以爲酒戒也

公明宣之學會子可謂善矣雖然論語吳氏以子夏賢賢章猶患末流之廢學明宣之學恐或近此

所疑亦然然此亦取其一端如尹和靖半季看西銘

大學之意也

習與成性此等處可用自己工夫精思而自得之也龜峯之論未知畢竟歸一與否而鄙意則常以栗谷先生之言爲正

名利之害其真有見於此耶抑偶及耶爲名爲利雖分清濁而爲名之弊殆甚於爲利如才高之過大也爲學者心術之大病克治而後可與學道既知之矣淡願加勉

辭包王祥十室忠信亦有如聖人者美質易得至道難聞此學之爲貴也若加之學問則雖常人可爲堯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舜况有此至性者乎

自心自省當體便是當體者猶言當處也言自心自省者便是敬也非別用一心也如論存心而曰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者也

九族自高祖至玄孫爲一說通看則爲一族細分則爲九代之族有何不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一說姑姊妹女之夫皆他族人也而入於吾家則不可謂非族况姑之子爲外兄弟姊妹之子爲甥女之子爲外孫此非族耶豈泛指婚姻家而盡謂之族耶前日所示與魏應仲書依本點禮記左傳云云之語

以本點爲句仰答矣頃遇金上舍樛爲言當以依本爲句謂當依冊本點取禮記各二百字云云也若以本點爲句則不成文理矣此言似是故敢並及之前後自訟之辭語意真切持此心也無少間斷則於以進德修業孰能禦之每得賢書爲之欽嘆且警於衰頹者多矣拯未老先衰心耗目昏自恨日前用工不篤虛負強壯時節到今雖欲自力而已無所及矣如吾友既有此志亦不可恃年力之富強而悠悠送晷也幸須十分加勉勿令徒爲紙上空言則區區之望也別紙所詢每欲借視於瞽者令人媿汗略以別

紙仰復請教而五倫詩則辭既可玩意亦正當爲之
三復第長幼只言兄弟而不及長長或似欠了耶金
自庵所書詩未知誰作然湯發一句似乎金東峯南
秋江句法如何書中每有不能來訪之歎晨昏之暇
宿春遠遊豈能易也朴和叔在近何不就而咨叩當
有所發矣庚申元月十七日
五倫詩甚好而只局於一事一句故意似不暢未知
如何天下不盡分皆從私意萌一句能警省人而不
遂言去私之方何耶
科場事既往不咎更加懲愆如何凡事素定而後可

以不夜若臨時有所變更則不可謂素定也小事尚
然况行身大事乎世人多以己與親二而視之常以
爲未安若以親意之所欲而爲之則便是義便是當
然何必諉之於親命而後爲安也人多如是故敢略
及之

大學或問之讀甚好想己卒業矣如有所得不妨相
示也賢者既早立此志文義又卓然看聖賢說話已
無難矣直須以任重致遠爲期如科舉事不足留意
也况有此沮格正所以奉我也幸須斷置專心致志
如何凡事疑則怠決則勉不可徘徊歧路使志分而

氣餒也相愛之淡敢因教之及而率意盡言幸以奉
稟於過庭之際而去取之也

貴奴來致哀書始審哀候所患至經危境不勝驚厲
哀素以清癯之質荐罹草土之憂雖無大段疾恙思
之猶令人凜凜况今病之已發耶切願淡惟終孝之
道痛念傷生之戒勿以少愈爲狂而十分自護雖於
饋奠哭泣之節亦且量病減節以爲扶持性命之圖
千萬幸甚拯自八冬來寒疾淹沉無日不呻吟蓋亦
衰病也志力日頹無可言者而分外誤 恩一至於
此畢竟將死無以塞責矣職名雖幸遞免 召命猶

未收回既無由有轉身之路而一向如此出場無期
日夜憂懼不知所以措躬也楊山一覲 天顏而去
就從容且其所進榻前文字及冊子淡得古人格君
之義可謂粗伸分義而略答 恩眷矣有書亦以此
道勸我而守株之見姑未能變未知哀意以爲如何
前書所示虞杖不入於室恐並與虞後而言恐不止
虞祭也耐祭用纜既已著於禮書有何妨也前喪禮
後祭奠時服色實與並有喪不同哀教所謂淡衣方
笠行之者恐爲得之未知如何此間歸老於墓下之
計固已宿矣而至今未成今亦不能必其早晚然終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一
當成之哀若久住於彼則實吾暮景之幸也讀禮之
暇未知有何工夫或可書示一二所得以慰離索之
懷耶閉戶呻吟無與晤語光陰易失而義理難明日
夕懍惕而已伏枕倩草語無次序千萬勉自扶持以

副遠戀

壬戌十二月六日

見識昏昧孽自己作貽辱於亾親貽羞於朝廷公私
罪戾死無以塞責矣自痛之外復誰怨尤猥荷勤念
見懿殊切然既往已無可言心無實得學無定力唯
恐前頭抵當事變不得益陷於坑坎所望於朋友者
誠願真切戒告責其不逮俾不迷於處義之方耳虛

辭慰解非真相愛也仰感情義敢布懇誠諒察為幸

甲子五月十九日

比來霜冷靜况珍瑟否鄉居雖勝於城裏膠擾却有
田家雜冗未知能免此否為之懸仰外間紛紜尚無
涯畔每念溝壑微分妄出一言貽害世道一至於此
此罪何以自贖耶然朋友書來只說此事而已其於
學問思辨切已處未有好消息豈如綫一脉將至於
斷絕耶離索之懷亦未嘗不慨歎於斯也相望不邇
雖有一來之意何能容易所希聞然日章益以充闡
時因書示以所得俾我衰病荒墜者亦或有警省振

奮之益也

乙丑十月十六日

多少示諭實不減一場對晤也何慰如之季邁學不進之歎在賢友慥慥之功雖未必然而然不可不更加警惕也蓋不知不覺輒到白首少壯時節真不可恃千萬勉勵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此語真切懈時可以此喚醒也人少有志而晚棄者滔滔終始不憚於學者實夥矧今潰裂已甚八主出奴之論方驚於世唯篤志自守閤然日章不爲外物所侵亂者可免未知麗澤同志之間有可期望者耶閔彥暉時相見否相聚琢磨當互有益也此聰明精力日覺昏耗

自知更無所進以此所望於年少之朋友者尤切想心諒也書中每有不能來訪之歎遠路無馬豈能如意楊山在近可以源源從遊時以講質所得遠警衰陋則爲賜多矣

丙寅二月七日

拯昨過亾弟寔事而歸悲懣昏憤若將漸盡因念人生虛浮前面無幾而旣以喪病自纏又無朋友警策唯日不振如此雖欲不負初心何可得也示諭時文之累古今之所通患然亦當有以處之使不失內外賓主之分不宜隨俗悠悠而已也歲月如流少壯不再得千萬加勉以慰衰頽之望自訟之餘不覺縷縷

心諒為幸

五月二日

感懷一聯使人起警其惠衰朽大矣然歲月真箇如流強壯真箇難恃如吾友想猶不如老生之真知也
淡望勉自鞭策毋負志學之初心也每念世道交喪人心渙沮如綫之學恐將絕脉靜思厥咎無所逃責
如鄙人者已不可言唯各感奮振勵力踐精詣卓然自立於頽波有以大家扶持者誠不能無望於年力
富強有志有才之朋友也千萬勉旃毋令自訟之語只作一餉諷詠而已也貧士無騎千里命駕豈云易事唯俛焉日孜時以所得遠借餘光區區之望也

卯丁

正月二十九日

賢從正字一時膏炭未免坎壈良可歎息唯當委命任分守靜勤業使吾學日新而往愆自消而已以其才質早躋於世亦或為玉成之資須相與警勉之如何如或相對幸傳此區區也

乙亥十月十七日

來示以不惑之年倏至為懼此誠然矣過此則尤似易適此志士之所以感歎於靈芝之三秀也如鄙人者心眼已俱昏氣日益劣末由自強將不免負此餘日向來因循可悔而無及矣須視此為戒厲志日新卒有以副初心之所自期者衰朽區區之望也

丙子二月

十八日

所示變禮在疑禮問解續中有妻喪練祭身係遠官使子代行而設位祭之之文蓋几筵則使子代行練祭而更於所在處設虛位而祭之而行變服之節也以此觀之則祥祭似亦不異矣未知如何練與祥俱是殷祭俱有變除其義恐無異同也至於禫則祥後間一月而禫為妻與父在為母喪同何可謂有名而無祭乎此等大節目不曾講得耶禮書具在可考而知也祥雖代行五月乃禫月則待病差後歸而行禫亦恐無不可矣如何

戊寅三月三日

更思之如並有喪及同宮臣妾之喪皆退行練祥主人之在遠有病亦恐在退行之例退行亦或無妨耶若退行於四月則猶可禫也退行於五月則過時不禫矣當無禫矣自量氣力若四五月亦不可動則寧於當祥之日代行而無退可矣商處之如何

寒餓事小何足汨汨雖是自訟之語殊令人未能釋然未知以為如何

庚辰元月二十六日

為貧之仕固所難免然隨事窮格隨遇省察學亦在其中矣唯加勉而已再從家婚約之不成似亦有緣

存焉而輕諾易改無非悔尤也此等事世俗則固視以薄物細故而有志於言行者實不可容易放過此中兒輩亦有如此事心常內訟故略及以為後戒如

何壬午六月六日

每有無聞之歎而殊無進步之語此豈所望於朋友也學非別件物事先賢已言之矣日用造次無非學也官微猶可試吾之學季邁尤當不懈於力讀書與應事接物隨時隨處自有用工夫之地每得示諭常慊然不自得恐於實地上未能得力也幸加振勵及此未及晚暮之時更著力勇進勿負初志如何甲申正月

二十日

季迫知命宿業都空之諭想所歎慨者真誠所發不比少季逢新例談然無以自振則亦同歸於例談未知年來有何工夫此亦日以漸盡而已無由一握相與抒討悵然奈何比又一家總功相繼少友中篤志可望者又相繼逝去老懷常抱悲哀益無可言乙酉二月

二十四日

答李漢游漢詠

相望不邇而惠札時至極知雅意之惓惓每念衰陋之不足以得此於賢友未嘗不媿與感隨也仍審靜

中學味萬珍為之向風增慕拯比來所遭無非見識
昏昧處義乖謬之致唯切自訟修省之誨實出至意
敢不敬佩前日禮疑之復不能記得想多舛誤而重
勤垂諭尤以為悚衰頹離索無所進益無由得親勝
己以資餘光三復來示徒有悵然千萬勉學加愛以

副馳遡

丙寅七月二十八日

前書所復亦以孤陋荒拋無與警益冀得奉資講誨
之端以自振發兼有以窺工程之所至不欲使千里
往復只為寒暄例語而已非敢苟為謙退模樣也及
承來諭又此太過還增媿悚未知日用所用功處及

所看玩在何書耶所希益加勉勵以副相愛之望

日三

所示日用工夫實不外於從古聖賢博約知行之旨
訣苟由此而真實做去積久不懈則何患於無成就
哉三復辭意為之欽歎小學論孟以上次序先後固
已有先賢之訓而先人每見初學者必以擊蒙要訣
為先以為此書雖約實為學之指南也其次又莫要
於牛溪所抄為學之方以此先人必使學者必先讀
此二書未知案右有此書否讀書先須逐句逐字而
讀然後可得其要歸大旨不可以為煩碎而徑趨簡

約也大者先立小者不能奪何憂乎外累之纏繞卷
中聖賢對越朝夕何患乎窮僻而無師友既知之須
好之既得之須守之所懼者志不固而力不强半途
而廢耳幸須千萬疊疊毋令此等往復為空言之歸
幸甚如鄙人者少而不力今已老矣心神耳目日以
昏憤有何可望唯於朋友之季富有志者不堪其切
切故不計己之有無而輒不覺縷縷幸恕其僭也相
望杳然一握未涯悵如之何

丁卯臘月六日

得承僉惠札以審藏修有相素履安穩慰感已不可
勝况用功於擊蒙為學二書至於潛玩而有得焉真

古人所謂無異於合堂同席者矣其慰索居之懷何
可量耶然此二書只為學者指南而已知其大義如
此而後所以充闡之者却大有事在不容只靠此而
足也幸加勉焉所諭欲分配於大小學者亦不須如
此安排題目此最學者之病也所謂不必讚歎形容
者皆戒此也未知以為如何荷相與之厚復布鄙見
悚仄悚仄拯今夏來衰病頓甚而目尤昏不久將作
盲癆人兀兀徒有歲暮之感無可言者至於自作之
禍尚未止居無所不及亦自痛而已奈何相望不邇
而書問時至又輒有伴書之貺極知情義之踰常未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嘗不媿戰也千萬末由面寫唯希昆仲相與切磋夙
夜征邁時惠警益俾借餘光區區之望也戊辰復月二十八日
每於歲暮得承惠札今又如期而至披玩以還曷勝
慰瀉先世遺稿新刊糴本特蒙投寄極知不鄙之義
有踰尋常雙擎感戢不知攸謝黜享之禍尼及淵源
豈料生世見此世變自遭朴錫之慘益無生意奈何
奈何承從事於為學之方此書雖不多窮理居敬之
方自初學功程至成德功效靡不畢具以此守約可
以盡博矣語錄一段謹依教句絕以呈未知果無差
誤否義利之辨尤是喫緊用力處學者當盡心焉從

古聖賢於此處說話輒激切動人其意可見也所希
怡切征邁學味日新庶乎彼此往復不歸於空言矣

己巳復月二十七日

南軒集舊嘗一覽而亦借他冊覽即還送今皆不記
而大抵如來示且與朱子大全書所往復互相發明
尤好詳玩矣來教抄錄之功先本後末理宜如此淡
仰用功之有序也庚午十二月十日

答裴興祚

窮谷庸陋未嘗有一日之雅於左右而乃惠然遠貽
札翰開以講論之端况又長牋別幅執禮謹恭有若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後學之於先覺噫此實古人之事也鄙人何足以當
之三復以還不勝媿汗蓋鄙人本以愚下之資未有
學問之力只以先人守道終身為學子所歸而拯也
少即屏蟄不出家庭此所以猥竊虛名者而其實則
只空空焉耳孤露以後益以荒墜加之季頽病纏志
隨氣衰今則舊茫新昧唯朽然殘殼兀然度晷而已
左右在遠只聞其聲何由知其本分之如此耶虛辱
盛誼但切慙悚所示易經疑義類皆平日思慮之所
未到者誠不敢強不知以為知率爾酬酢以重僭踰
之罪而又不肯闕然無一言以負千里俯問之勤謹

以別紙略布鄙見高明一覽可知其淺妄無足取只
如此耳金君一荷來訪茲憑修敬餘未一一已巳正月十日

來教曰徒抱老大之傷乃做捷徑之求以為萬物
萬事之理具著於六十四卦有得於彼則庶有得
於此抱經費力又十年云云此可見高明用功之
意然於妄見不能無疑夫為學而欲求捷徑已非
為學之正道况先論孟而後易乃晦翁之遺訓也
今倒置先後而冀有得焉無亦却步而圖前耶恐
不若姑置此等工夫而從事於平易切近之地庶
不至於枉費工夫求捷徑而反迂遠也蒙荷不鄙

有此勤問既不敢自外而相望千里往復未易茲
敢輒誦所聞僭妄之罪有不暇避儻或俯賜裁察
則區區之幸也

答徐麟吉

前秋惠札頃始得承披審多少不勝感慰第滿紙孤
露之感令人增懷舊之愴古人之述家風陳世德固
爲孝之一事而繼述志事力學自立勿墜前人之業
尤爲孝之大者今以發於言辭者見之想其感奮自
勵於心中者當不懈於夙夜矣又爲之感歎無己平
日書札之在此中者每欲畢搜送呈而無便尚未果

今始搜出封呈一一騰出而後還之如何收拾遺文
謹守勿失自有不朽者存豈待他人之發揮也老病
人事日以昏憤於文字等事精神已不能照管得及
矣承示之及只堪悲媿

辛巳三月十六日

答黃寔

編成冊子寶難容易自家用工之要小兒先入之說
如此可也云爾若以爲全書而欲人之信從則亦是
分外恐左右之未之深思也詩亦好矣而曾學顏貧
邵窩富貴等語俱涉過高亦當反省也感君之相信
略及鄙見未知以爲如何

辛卯九月二日

即承惠札得審霜冷靜况益勝無任慰感第旬日之間委俾再至所示韻語揄揚尤過雖感情義實深悚乍至於兩紙圖說益可見潛玩之功其為欽尚難以容諭書中辭意不啻鄭重虛受之誠令人感歎鄙意非以希顏之意為過高也以自擬之言為未安若如今書之意而已則何妨焉曾見退溪先生屏銘否論聖賢心法最為精確以此觀之則所引禹文王周公曾子四段恐未精也如何性情圖容俟詳覽後如有所見敢不相正祇媿精神昏塞觸處茫然此等酬酢亦不能一一也第亦與魯叟相講否其見如何退翁

屏銘在集中即金士純屏銘者也若未見則索見如

何九月十日

答李君晦煙

此與希敬及令季如晦相守無時不戀吾賢也此承惠帖既喜審侍奉之安又知俯仰於先賢遺躅其得於觀感之際者安知不有淡於埋頭於塵編蠹簡者耶不覺南望悵然而興慕也然不可恃此於外而不加工於內也須誦其詩讀其書有以見古人之用心處然後方為有益不然則一時感慨之心能留得幾時子耶千萬加意以副遠望且收拾遺文軼書及嘉

言懿行之不泯而在人者一一錄取歸來以幸此孤
陋又大望也拯病陋只如昨而歲且盡矣衰相日侵
志力難強每對朋友未嘗不媿懼也只希新元侍奉
納福之外學味日新慰此相愛之望已未臘月二十八日
科場得失何足敗意每見朋友以此事視為盈歉常
為之不滿幸喚醒而加勉焉希敬不料又虛行歸後
想相會看書否聞明春又有科又做科工否一墮此
日無能拔足輓度光陰滔滔皆是儘可歎也惠示文
獻錄得見未見之書極荷辛酉十月二十三日
稱家行禮自可隨分而過荷勤念有此腆助媿悚無

己朋友之饋有不敢辭而既已略備且有韓山邑力
全受不安於心茲將二兩錢文還呈匪有他意自無
不足故也辛卯十月十四日

與李希敬燿

比來至寒僉學况珍瑟否想聯牀短檠趣味滋長第
能於誦習程式之外不忘所謂操存體驗之功否願
相與警策以副相愛之望兄弟為友怡怡切切儘不
相妨士既有志不可悠悠虛費光陰也拯前冬猶資
諸友溫理舊讀今冬則只兀兀精力有限而義理無
窮日月易逝而工夫難續獨自媿懼而已兒輩不能

月齋遺稿卷二十一
捲來任其遊惰幸時惠鞭扶也

庚申至月幾望

聯榻讀詩其於感發懲創之際必多諷詠而興起者矣爲之馳溯捲還之計亦在歲前孤負諸賢爲我築室之義慙歎悵結而已

至月二十一日

詩經皆載於周史之所藏而孔子刪定否安城劉氏論邛廡衛分篇之故曰太史各從得詩之地係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然則列國貢詩遂廢於東遷之後太師求得於列國而以存者耶太師者周太師耶抑魯太師耶傳曰諸侯采之貢於天子天子受之列於樂官則周

史所藏明矣劉氏所謂太師亦周太師也所謂遂廢不講者指巡狩黜陟之典也貢詩之法猶在故變風多東遷以後之詩矣邛廡之說朱子旣以爲不可曉則劉氏之說未知其必然恐不須費力也

匏有苦葉章以衣而涉小註衣謂禪也言水溪至於禪所謂禪是單袴之名歟論語註曰以衣而涉能左右之曰以以字似是脫持其衣之義而邢昺之疏以衣謂禪則不敢以鄙意爲然禪卽今單袴也邢疏似謂水溪至腰不容赤身故著禪而涉也然如來示似長

新臺章皆不叶韻以所謂叶韻見之則相叶矣
今之讀必如字而不叶韻者誤歟

今之讀如字而不叶韻者誤矣唯是我國方音皆不
得正音故且循俗而無所妨矣

揚之水大旨以爲淫者相謂申詩曰兄弟爲人
所間而被讒者訴之之辭申說文義平順頗得
詩意未知如何衛鄭所謂淫奔之詞殆數十篇
毛序或別指他事申說亦然而朱子皆斷爲淫
者所作馬端臨文獻通考論此一款甚辯而恨
無因質於晦庵也

他說備一義則可也欲以易之則不可矣非但馬氏
說也呂東萊之說亦然而朱子不從後生不可別生
意見耳

東方之日章無大旨如相鼠東門墀等篇雖無
分明大旨而註解亦足以領要其意此則無註
解之可領略處

此女躡我之足而相就者疑是大旨

陳風篇末呂氏以爲變風終於陳靈陳風之下
猶有檜曹豳三國而謂之終於陳靈何耶

檜曹無譏焉則以小國不足數也復有亂極思治之

義幽則變而克正故陳爲變之終也

七月初章註云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星本麗於天何不謂加於天南而必謂之地之南耶

天是一箇圓物不言地之方則東西南北著之何處耶

七月四章其同載續之同字註云竭作以狩竭作似是羣聚作獵之意

竭作者猶言畢出也

宵行未知何蟲耶詩解物名以爲螢恐誤歟

宵行是蟲名如蠶有光如螢籬下常有之豈未之見耶諺解物名果誤矣

幽風篇末論籥章以下皆論七月詩而系之幽風之篇末不記於七月篇下者何耶

周公作七月一篇謂之幽風其下諸詩即後人之取以附之者也故諸詩雖附而七月篇爲主籥章以下所論蓋以此也然是統論幽詩之用處非正論七月篇義故繫之卷末恐無別意

雅是燕饗之樂而間有與風一例者如白駒黃鳥等篇實多此朱子所謂各以其聲附者而聲

響亦不知有雅頌體何耶如變雅者可以用之
邦國而如二南不可用之邦國否且今人宴會
若爲長老所強則誦雅頌一二章以代歌如何
雅詩有與風詩不殊者誠如所疑體格聲響有難強
解變雅未知其用於樂也如二南則何可不用於邦
國耶今時歌曲亦有好者則何必不歌誦詩以代歌
亦似好矣

都人士綿蠻首章之意若曰彼綿蠻之鳥則能
止所止而我獨反不如彼鳥失所勞苦如此云
爾則文勢平順且是興體而集註曰爲鳥言以

自比也殊未可曉

昔市南先生曾有此疑嘗謂道遠我勞不似鳥言可
疑云云矣

下武四章昭哉嗣服嗣服二字似指後王而陳
戒也看下章昭茲來許之句則所謂來許卽嗣
服也如此而後上下二章文義相貫况此篇三
章以上連用上章末句以起下章此亦似有意
義蓋三章以上贊武王之德三章以下戒嗣服
之君歟

所論頗有意味而嗣服與來許文義不同且言武王

嗣服故曰來許繩武亦何不順耶

民勞及板集傳大旨皆引序說而後謂之同列相戒之辭者何也凡序說誤者皆不引用而此獨引用兩存者抑以謂猶有可取者耶

雖同列相戒之辭而刺玉之意亦在其中故猶存序說耶

頌是宗廟樂歌則商之後於魯者何耶陳氏以爲以親踈之義故商後於魯云陳說恐不通

主於周詩故商以類附若漢人編漢詩則先代之詩亦似如此何必不通然此等處難以臆論只當依先

儒所說讀之耳

臣工噫嘻二篇大旨皆曰戒農官之詩若只是戒農官則何可并列於宗廟之歌樂耶

此等諸篇歸之於頌頌而用之於田事者最近未知如何

魯頌只有四篇而朱子引舊說皆以爲僖公之詩魯用天子禮樂而於是有頌則僖公以前獨無宗廟樂章耶朱子言魯頌之僭而夫子魯人不得以削之云爾則其不爲夫子刪者明矣况所存者亦皆頌禱時君而非祭廟樂章尤可疑

既云其後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則固頌之變也何必疑也謂不得削去魯頌云爾者恐不必然也

泮水第三章永錫難老難老之義未詳

難老猶言不衰謂難使之老也

科事既退目前無事須與君晦卒業詩傳如何詩能長人一格意思大小雅尤好矣

辛酉三月十八日

前示詩說所謂申培似非漢時人若爾則豈不概見於晦翁許多語中耶似是後人之贗作要之不必觀也

七月十九日

知讀禮之功不懈初間雖似生面沉潛久之自當有

得間讀四書及近思等書以相浸灌豈不尤好禮書則必須耐煩理會不可厭倦當漸見條理矣至於持敬工夫爲之主宰然後看書無怠助之病幸加勉以

副區區如何

壬戌九月二十七日

山事知之實難而得之尤不易人孰不欲得第一好地以葬其親之體魄而不能然者力分有所不逮耳如生養之或以三牲或以菽水之不同也今以哀計言之只當於饋奠之暇勉盡於問學上事於操存窮索之功不敢少弛其力以爲異日立揚顯親之圖是乃甚切甚急之事而孝之大者也恐不可空費心力

於力分之所不及處日以焦夜而已奉念之切略布
區區未知以為如何至月二十九日

外間事未有聞所示何從得之耶凡百已一切任之
眼益昏看書益艱衰頹日以益甚所憂在此而不在
於他所望於朋友者亦唯做實功進吾學相與講究
義理強勉服行使衰朽者得借餘光是冀而已張子
所謂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云者今日
吾黨之所可戒者也乙丑臘日
示諭義勝之云却未安吾人所講只看事理之當然
而已勝否何足言求勝則雖義亦利雖正亦邪私意

之尤者也幸淡省之也

丙寅正月二十六日

書中警惕之意隨處提省如此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嘗謂賢者讀書非不多矣用工非不久矣所少者只
擔當向前意思耳所以自外觀之若有所逡巡因循
而不能進者未知果著痛處否如僕今只是老而衰
耳何足有資益於朋友者示諭於僕多引用分外語
此亦宜加省念使彼此相安也所留書疑近以病憂
未暇檢看然略見所論似有必求新意於舊說之外
之意如何戊辰四月既望
書疑賴君提起得以一番繙閱其有益於衰陋多矣

今亦勿放過所得所疑一一相示淡所望也太陰之
居四自兩儀而分爲四象則其位次自然如此豈待
人安排耶此難容人爲私意於其間也八則陽生云
者是程子說而似亦以陽進陰退而言耳至月四日
懷川路被後命舊義所在不覺慘然既不能爲一
哭之計故其孤許亦不能伸弔慰常禮撫念疇昔只
增愴悅示諭生死有異之義蔽見未能卽悟留俟更
思已巳六月二十一日

伊洛淵源錄十一卷尹侍講傳下新增第四條
僂作死馬醫

死馬醫謂無救病之效也亦不哭之兒誰抱不得之
意也

和靖之誦金剛經讀光明經謂其母遺訓云云
其在虎丘時每朝禮佛其在侍從迎觀音於郊
外恐和靖亦是染禪也

誦經禮佛似是一般事不敢違母命之意也不必自
染禪也若染禪而如此則朱子豈不言之耶

論語泰伯章註曰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
不從小註朱子曰翦商自是周人說云云

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強大如陰陽消長自然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而然其幾已兆矣則太王之志豈如後世詐力經營之類耶然馬肝之論也姑闕其疑無妨

公山弗擾章吾其爲東周乎註曰爲周道言興周道於東方竊意云云大一統之義云云

夫子歷聘於諸國而欲行道者非王道耶於此又何疑焉古註之意則言其爲東周非來示尊周之意也興周道於魯則魯復如周公之盛而尊周在其中矣于時周德衰微而天下之朝覲謳歌者皆歸于魯則即天命耳非心與事違也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二

書

與李希敬

所示八山之說此豈提起分疏之事耶且引罪之語不敢覲縷於此等處都不敢提起矣未知如何告君之語不敢用一毫私意計較况顧一邊唇舌耶只恐見理不明措語失當重得罪於公議而爲朋友之羞耳疏草承委索而自先人時凡陳疏未上達之前不許人傳看蓋以先自傳播爲未安也計日想未及登徹故姑未得呈副幸諒之

庚午九月
二十六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二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所示劄記可因以溫繹舊讀實爲昏惰之幸而恐艱於緜閱耳心氣銷耗舊時頗費功力之處亦皆全然怠失思索不起老而衰至此良可媿歎第想讀禮功淡揆討源委至於此勤無任慰仰禮書異於他書自自家冠婚喪祭以至人家所遭變節常多隨事討論隨處講究自然通貫習熟唯在加意不放過而已加勉幸甚

甲戌六月九日

前示通解末所論不但文義而已傍通世務亦學者窮理中事亦豈可謂不切要使操存本源之功不爲外面引去然後爲善今書所示曆法範數地圖之說亦然幸自省察如何通解八陣圖及蔡氏範數前日曾未考究而竟不得要領無以奉復唯俟他日取資於用功之後耳然精神凋耗日以昏忘曾已知者亦皆亾失則况所未知者耶還可笑歎

七月二十八日

範數之八十一名及說義篇章蓋倣易卦及繫辭而爲之者前日看時嫌其模擬者太涉裝換而其中妙理則未克窮究實負古人用力之苦心矣可媿至於橫直一二之畫則只是排筭之法無他義也揲扞之法則與啓蒙揲著不同啓蒙則不犯手勢自然齊整而此則頗涉人爲亦可疑也有苑洛

子所解頗詳欲見之後當送之耳

哀之疑孝伯太過似未安朋友間意見之參差理所難免何可便以異趣待之耶唯在己益加窮格之功在人益盡忠善之道務以誠心相勉而已一時不合輕相疑阻恐非吾黨之好消息也如何幸淡諒之也

至月十七日

儀禮經傳通解小註皆朱子所著耶註所謂疏曰者皆賈公彥疏耶

所謂今按者皆朱子自筆則其餘小註皆為朱子所裁定者恐無疑也所謂疏曰者凡釋註者謂之疏疏

家固不一而此所載者乃儀禮註疏則其為賈疏恐亦無疑也

士冠禮女子笄是雜記而非周公所著則何為混書女子笄若欲行之則恐未免駭俗

不可混於經文故謂之雜記補也既載家禮則朱子之所已行可知矣今人患不行之耳果行之則未必駭俗士友家如李君輔亦行之云

內則目錄曰小戴記蓋古經也古經即出於魯淹中及孔壁者而編凡五十六未知編名著於何書耶宓氏曰戴德戴聖因習儀禮而錄禮記

未知禮記是二戴所記耶抑大戴別有他書否
蓋古經云者疑出於古經而非漢儒所造漢書所謂
五十六卷者今不可考禮記者小戴所記也大戴禮
則別有一書八十餘篇此中亦有之取見之如何
十一板未仕者不敢稅人此是有父兄在之義
而若遇當稅處恐難律以此禮如堯夫麥舟恐
不可已也
稅人以父兄之命者常也遇當稅處而稅之者變也
如堯夫麥舟在外故得以專之若在家則稱以父命
無疑也

十八板酒清白註曰白事酒昔酒禮記註曰有
事飲曰事酒無事飲曰白酒若以無事有事為
別而酒之味色無別則何為各設耶

周禮註昔酒所謂舊醲疑如今之母酒也有事則飲
以善者無事則飲以次者非無別也

十九板蝸醢苽食蝸是醜物或非今所謂土蝸
耶苽是何穀名○桃諸梅諸是何物

古今食品不同者亦有之蝸與螺蚌何異苽水邊草
有米可食今交河江邊亦有之云諸訓以菹菹以藏
之也其法未可詳也

內治十八板穆公問於子思章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孫看文義則孫字恐弟字之誤此款恐誤

士相見禮十二板嘗爲臣章末疏曰鄭云去之以絕之也謂絕其相交之禮耶若以饗禮之無而絕之則無乃太過耶儀禮圖註無以絕之也四字鄭說非耶

絕之者非謂絕其相交之禮也謂無饗燕之禮更無所事故言去之以絕斷其事也鄭云去之者指註也以絕之也者釋去之也乃疏說也非鄭說也

投壺禮二十一板記魯令弟子辭辭令弟子辭者謂二國之令如此云而恐非并設二令

二國投壺之禮令弟子之辭不同如此云爾非謂並行二令也弟子賓黨主黨之季釋者令之無得如此也

二十五板正爵既行者即勝者飲不勝者之爵也章末正爵即慶多馬之爵耶凡投壺司射爲主則只慶多馬而飲之而不勝者則不爲之飲耶註有無筭爵而正文無之是可疑嘗取事文類聚見之筭法投法多有異處

上文正爵者飲不勝者之爵也下文正爵慶多馬之爵也投壺與射禮同註依射禮而言無筭爵也事文類聚司馬公法則固與古禮不同乃其時俗禮也曲禮優游喜樂章及九擗章既非曲禮乃是周禮而無註步中武象章非曲禮乃玉藻而亦無註魏中山舍人倉唐章未知是何書而無註酒肉之賜章乃玉藻而註以曲禮鬻設於鑣章亦非曲禮而無註晏子聘魯章亦無註登城不指章將入門問孰存一句非曲禮語而乃插入也註不明言傳凡九章首章疑是孔子世家二章

疑國語三章四章五章疑左傳末章未知是何書而並皆無註恐誤

此等處無註者皆闕文也可謂此書之大欠也安得一一校正而改刊耶君既用功於此書須一一標識於紙頭以待他日改刊時取用如何改刊或自家當事會以爲己任亦無不可矣改刊非難校正爲難無事時校正以待事至可無臨事又恩恩之悔也

踐阼十六板賈子章簡聞小誦又曰賦與集壤未詳

簡聞小誦似是讀書之謂賦與應是賜與之謂

燕禮二十二板樂賓笙條記曰賓拜酒未知拜以獻於主人耶是酬酢之義歟

經有不拜酒之文所謂拜酒者如拜受爵之類也非獻也賓獻酒於主人者乃酢也

聘禮三十七板有言條記曰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謂使者行人之數耶

註名書文也今謂之字以此觀之則謂辭命之言百字以上書于策云耳非謂行人之數也

公食大夫之禮八板拜至條曰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按疏語既終拜於階下而主君

之意猶以為不成故命之成拜未知既拜階下則何以為不成耶看賓祭正饌條賓降拜而註云不言成拜降未拜云若降而不拜則與此條終拜階下者不同

終拜君既辭之故猶不拜也升更拜而後方成拜也疏意恐如此下文則以不言成故知與此不同也

夏小正十一板十二月章舍于十月二辰未詳此篇多有難解處

舍止也止于十月者以數起於十一月故止于十月也

孟春行夏令章註曰此巳火之氣所泄秋謂申金所傷冬謂亥水所淫十二月皆然此恐祖於緯書非先王著令之意歟

五氣順布而四時行焉亦自然之理也以人事感傷而致愆大槩如此云爾奚必出於緯書耶

樂制四十二板天翟何物名耶○鼓棧二字未詳

皆未詳此等處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心若不忘則或看他書邂逅相值矣

王制之甲六板周禮章土圭云者未知累土積

高如圭之狀故耶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云者未知何謂註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云然則土圭三尺而除去尺五寸只以尺五寸度景云耶註所謂取象於日一寸為正者未知土圭一寸為邦畿千里之景耶鄭司農註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長短不齊而其景之相等何歟類川陽城縣為然云未知陽城是天下中正處耶土圭之名來示似然土圭為尺五寸樹八尺之表其影亦尺五寸故謂與土圭等一寸為正云者謂土圭

一十於地爲千里故以此爲正也一寸爲千里故尺五寸當三萬里之半也陽城是嵩丘之下故爲地中也

七板封公以五百里然則周制與夏商有異耶以孟子儉於百里之說參之則周制亦然所謂五百里者合附庸在其中

王制凡十篇分土制國王禮王事設官建侯名器師田刑辟九件事而經綸之道備矣竊念我東如分土建侯之制則雖不可行而其他七條則庶可以復古矣此七件條目雖異而究其歸

則無不本於人主之一心而正心之本則又是誠也云云

學者留心世務亦是窮理工夫莫非己分內事所謂體用之學也然不可只作一場說話而已蘊之爲德行之爲業非有二致其本則只在吾身心上如所論七件卒歸於一心也任重而道遠更當竭力

儀禮只是儀章度數則學者固當講解而習之若其節目固宜作笏記付執事而已未知如何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恐亦此義韓愈所謂難讀者實是也

此以下儀禮問目附

儀禮固是節目如笏記之類而義在其中耳若無註疏則誠爲難讀第恨註疏亦未明快如朱子之文也儀禮本周公所著而凡記曰以下則註曰未知定誰所錄云且間有孔子語則定是後人類記者宜不與周公經混書而今皆混書者何耶記雖或後人之所述而蓋與經俱行已久故似不加別異也然若使朱子爲註疏則必整理并并使學者曉然矣

士冠禮三板戒賓之先於筮賓者何耶既戒而筮不吉則當更戒他賓而以筮不吉之意更告

前戒之賓矣體禮未妥

戒賓者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也所戒者非一人也筮賓者於廣戒之中筮其可使冠子者此即賓也註疏所言恐無可疑

十板冠者見母在於字冠之前然則賓在位以待見母後字之耶只言見母無見父之文何耶以在主人之位故闕之耶且無見廟之節未知於廟中行事故無之耶

母在廟闈門之外故即取脯而見于母也見母之後賓降其間不久也非如家禮之入中堂見父母許多

節次也下二款則來示恐是

士婚禮古禮極有節目而婿婦皆無告廟之節

何耶白虎通曰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

謂安其婦

也其以此義耶抑既為神設席及几故耶

古禮筵几而行之於廟者即所以告廟也白虎通所云者似指婦入門不先見廟也

古者相見之禮如此其重且大矣是以取友以端因不失親而交際之義不苟今之自好者雖欲復古而見之者不以其禮則是未免以禮而見凌何以則可

後世亦有以禮相交者士欲行古之道者講而行之則豈不好也禮行於可行之處若擇人而行之則安有見凌之患

鄉飲酒禮七板迎賓條曰賓厭介入門註曰引

手曰厭圖以引手之狀若今之接手連袂者然

竊恐似非敬讓之道

所謂引手如揖之類非必接手也揖而引之如左右手之謂

二十一板二人舉觶條逆降洗升逆字何意

逆降云者謂在後者先降在前者居後故謂之逆也

鄉飲及射極有禮儀可觀且是振作之方爲宰
者若倣禮設試則亦足爲宣化一助而未有聞
焉雖士流中自好者亦未有行者何以則可以
復古而不見笑於流俗耶

邑宰則有古黨正之名士子則此等節目正好講習
流俗之見笑何必顧耶昔者亦曾行於家鄉而但射
禮則易狎於武人此爲不俊耳

士喪禮三十四板曰君要節而踊未知是踊擗
之狀否

要節者要其執奠升階及既奠由重東南之節也非

謂踊之狀也

士虞禮七板士虞記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

顯相指助祭者也

禮記爲書雖有篇目而語多錯雜難於考閱况
如檀弓曾子問等篇尤無次序若類會編輯則
甚便參看未知是有變亂經傳之罪否

此下禮
記問目

如此用工夫豈不好有何變亂經傳之罪乎

曲禮二十三板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云云恐是
大臣之事而非諫官之事

韓文公爭臣論似有此意然有可顯諫者有不可顯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諫者若以不顯為主則誠為有弊矣

檀弓上一板檀弓免焉此欲正人之失禮而先自為非禮之服恐非的當道理子游衰亦然矣所疑誠然此等事近於所謂諷諫聖人則似無此矣玉藻十四板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子已除服而父有喪服故雜用縞玄不純於吉也三十六板士於大夫不承賀未知大夫若親自來賀則為士者其將避而不受耶

恐然如避不受拜之類也

大傳二板牧之野章曰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

以卑臨尊竊念追尊之義恐是顯揚之意若謂不可以諸侯之卑臨天子之尊云則恐非武王周公之意

非但顯揚以別嫌明微則亦有此等意思後世如太公舍人之悟高帝亦此意也

樂記末章曰子貢問樂此四字恐是衍文

謂已上皆出於子貢問樂也蓋摠而言之非必衍也仲尼燕居亦與經解一套文脉相貫而語多支蔓恐非聖人語王氏所謂未必孔子之言者近之歟

此等篇與家語所載未必皆非聖人之言而記者之
純駁參錯於其中故不得粹然如論語耳石梁王氏
之說欲一槩揮斥則又甚未安矣

坊記首章命以防欲註曰天之命令人力莫施
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竊意此命字
乃命道之命也其曰命以防欲者無乃淺狹乎
恐非聖人語也

雖淺實切聖人之言有命處多矣言有淺近處有深
遠處有廣博處有要約處安知其必非聖人之言乎
表記九板子曰中心安仁章曰鄉道而行中道

而廢忘身之老也廢字可疑

如負重擔而行遠道者力竭則少止於道休力以進
而前進之心則未已也非止而不行也

奔喪十九板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
送賓竊意賓之來問非爲主人也爲奔喪者而
來也已不拜送賓而主人爲之抑何義耶
賓雖爲奔喪者來而主人爲其家之主故爲之拜也
奔喪者似亦從之

間傳十三板既練遭大功喪麻葛重未知今亦
行此禮否

今未聞有行之者但並有父母喪者則常疑當用此一節曾聞崔汝和行之云未知信否

三季問首章註王氏曰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日出月未詳似謂出其月如徙月之云也

冠義十七板見於母母拜之註曰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家禮則見於母而母起立起立既太重且無適衆之別亦當於適子之見起立而衆子則不爲起立耶成人而與爲禮者是正義王氏謂適長子者恐未必然况家禮已不分適子衆子則何可改耶

兒子今始來到前頭之憂不啻一二此後唯望諸朋友勤加警策俾得不至於墮坑落塹區區之望也苑洛工夫若得椶槩則不必深留意恐費力於無益之地不如經書爲之實地如何

甲戌至月二十四日

苑洛子改得新衣而來有古人還纈之意良感第元甫過言哀爲此書所汨似成病矣豈覺此而謝絕耶此則曾用數日工夫而未透而止恨不能一承指示也木冰之災曾所未見者葭屋之下但切憂懼而已大戴記呈上而謄本多誤字矣四傳亦令兒子搜上此等工夫有精力時不可不著力而第與四子等書

有異或不無外馳之患須以存省作主而勿令心放
佚如何乙亥正月八日

昨夕孝伯自儒城來宿而去爲言其從兄近看懷川
文集已亦寓目云而以我之背馳爲悶欲其開惑不
啻勤懇吾謂君悶我之背馳而我憂君之陷入此難
以口舌爭只當付之後世而已未知如何九月十日
前書承有大全工夫此書亦不可不早從事淡以爲
喜奏狀申請等文字多雜以其時吏文誠有難解處
只可斟酌而觀之如此等處不必太費力封事書札
之外雜著諸文好看矣須作一大事用工夫以期融

會貫通之功如何

戊寅五月十九日

大全初入固有望洋之歎然自是吾人沒身鑽仰於
斯者日今朋友著實讀書切己用功者實夥每得哀
書令人立懦警惰幸加勉於不息工夫以副區區之
望如何若記得疑難處見示則此亦得以重閱舊讀
以開茅塞亦一幸也七月二十日

孝經分經傳者乃朱子所爲也大全雜著有孝經
刊誤考見如何今刊本一卷之行於世者乃董氏
鼎因朱子所定而爲之註者也童蒙須知所謂打
毬踢毬者似是擊毬之類韓詩有擊毬歌綱目唐

紀亦似有註解考見如何所謂放風禽未詳何事而亦不過如來示紙剪之類耳

眼患爲苦雖是憂中例證不可不加意調治閉視默養亦一事也鄙人常欲以此爲一段工夫而苦未能焉心地全無凝定之功故也每以爲媿茲略及之

明著策二十三板小註蔡元定所論曰老陽老陰則謂陰陽以老爲動而陰性本靜故以四歸于老陽少陽少陰則謂陰陽以少爲靜而陽性本動故以四歸于少陰云竊意陽饒陰乏則老陰之歸于老陽者果有其義而陰靜陽動則少

陽之以其動者虛其所有而歸之陰者何義耶以少爲靜而陽性動故主於靜而以四歸之於少陰云耶

近事迄爲朝著之一鬧其在微分己極惶悶而每以不肖之故貽辱於先親愈往罔極只自痛疚而已朋友之爲我憂慮者何可謂不諒乎雖加咎責亦無可辭之路而亦無非勉戒之意在此爲幸矣

已卯五月十六日

呂希哲首以師禮事伊川劉大節有語錄曰元承手編則右二人固是門人也范淳夫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即朱子之說也唯胡文定不

及於程門若不在此刻而然與游楊謝三君子遊
尊崇程氏之學至請刻於從祀則安得不謂之程
氏之淵源也朱子實紀以真西山置之於門人之
列亦此例也恐無可疑如何

擺脫省事之諭唯當隨事裁節俾不至撓心害病而
已太過則此又一病也日用工夫只在勿忘勿助之
間不可計功責效使方寸滯吝也如何見抵兒子書
有冬末女婚之語憂服中家中行吉禮實爲未安世
俗雖多行之而此等處則似不可放過若過禫闋而
行禮則不過退數月耳商量幸甚

九月十一日

與金叔涵

載海

因士友間獲聞聲華之日久矣何幸昨者賁然來訪
得以奉接清儀又辱開以講誨之端致意良厚其爲
慰荷何以盡諭顧此衰朽病陋尸居人事無以堪此
盛誼是爲媿懼耳所留諸紙連日玩繹閱理之精說
義之明令人欽服而不能已其中妙衆理宰萬物一
說不謂鄙見與之暗合無容別議至於氣質之說理
氣之說正心之說三段則大意皆好而中有不能無
疑者略在小紙以備裁擇未知明見以爲如何仰荷
不鄙忘僭有此還增悚仄憑僂修候兼申謝忱餘未

能縷縷

辛巳三月十七日

氣質之性欲以惡一邊言之者即本於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之說則固亦然矣然所謂氣質之性非與本然之性對說而為言也只以只言本然之性則為不備故乃合本性與氣質而言乃論性之完備者也氣質之至清至粹者本然之性自在此則聖人也此則本然之性自在氣質非所論也下聖人一等則雖如顏孟之亞聖程朱之大賢各因其氣質之稟而成德各異如顏之春生孟之秋殺是也又下此而為賢為才剛善柔善無

非氣質之不同又下此而至於為愚頑惡弱則氣質全用而本然之性不可見矣此皆所謂氣質之性也豈可獨言於惡一邊而不可言於善一邊耶張子所謂不性云者乃就其中拈出惡一邊而言者也今欲兼善惡言者非主張氣質也乃平說人之成性如此也若以氣質之性歸之於惡一邊而與本然之性相對云則是性為有二也而可乎善亦氣惡亦氣而理實為之主焉則何憂性善之說不行於天下乎鄙見如此未知如何

論語性相近章已兼美惡言尤分明

心之不得其正以四有所爲之病而有所故有不
在之病如衡之稱物物與錘均則衡正平物或重
或輕則衡傾於一偏有所者物之或重或輕也不
在者衡傾也衡傾則失正平之體以此言之則以
有所爲用之病以不在爲體之病亦可矣恐不須
更引他說如昏沉昏以汨之也衡本正平正平然
後可以稱物大學之言用而體在其中者與衡之
言稱物而正平在其中者一般言體不言體之爭
初非所爭也如何且昏沉是一病不在是一病不
必以昏沉爲不在也如何

理氣之辨既已無疑於栗翁之說則其下一段實
爲架疊之言蓋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之說已
以心與形相對之言而栗翁長書中已不啻詳論
矣何以謂未有明白處置耶其曰心爲裏形爲表
則是矣而必曰以裏對表裏爲理而表爲氣則不
可況強以表裏爲理氣而又移理氣互發之名以
冒之果何意耶反復究觀未得其說幸更加商量
如何

性善之論自古有之但不言惡性之所自出至
于程張始言氣質乃所謂完備何必並善惡歸

之氣質中然後謂之完備哉如百念惡中一念善則一念爲本然百念善中一念惡則一念爲氣質推而求之此類雖多以此恐不足爲氣質之性合善惡之證未知如何

心之不在有二焉一曰出而不在一曰昏而不在如人爲一室之主而有時乎出奔則動之病也有時乎昏睡則靜之病也是以出與昏雖有動靜之殊其爲不在則一也所謂敬者動靜之通藥也若以衡言之物未來而衡有平者有不平者是衡之體所以有正不正也物既來而衡

有傾者有不傾者是衡之用所以有病不病也論心者言其未發之體則必曰鑑空衡平衡平之說宜爲未發之比不爲已發之比今來教曰衡傾出於物之或輕或重云云或輕或重是在衡之應物處所謂用也衡既是心也則輕重之物又當爲外物之比何可以輕重爲一病衡傾爲一病又何可以輕重爲用衡傾爲體乎大抵若以動之不在言之是不在由於奔馳奔馳與不在非二病也以靜之不在言之是不在由於昏沉昏沉與不在非二病也大學之有所既是

在動之病則不應復就動上別作不在之病以對有所其於體一邊則反有關者也

竊謂心之為物與性命對則為氣與形氣對則為理據孟子志壹氣壹之訓則分明志與氣互相先後參之以朱子或原或生之說則亦莫不合於心形互發之義門下於此何以架疊為教耶大抵心與形之為表裏表與裏之為互動雖不可謂不然所謂心與形對則為理者似若出於載海剗說然求之於理其勢或然

昨承惠復札兼得二別紙既觀清儀又奉手翰其慰

平日慕用之私者何可勝言披玩彌日不能已已第所教數段終於鄙意有未釋然氣質之性雖發於程張而所謂相近之性已是氣質之性也實包上智與下愚何可謂獨指惡一邊耶正心之不在只言有所於外則不在於中不在於中非體之病耶昏沉又是一病何必強合之為一事耶至於互發之說栗翁之論既以為未安則亦何可移用於志氣之目而主張之耶此皆鄙見之不能無疑者也昨見惠書擬從容修謝矣令姪來見謂將進去故謹此略布幸更加商量如何栗翁書中所謂人馬之諭雖言於人心道心

而於志壹氣壹皆可推見其論此義不翅多矣昨書
妄謂之架疊者以此也追以為悚千萬忙不能一一
早晚唯俟夏承面誨耳四月
頃者又承惠札即宜修復而書中有行李入洛之語
且爾遷就矣仍無往來之便闕然至今媿悚何已未
委從者果以去晦前還寓否旱餘又雨太過暑濕難
堪不審此時雅況何似懸潮倍品人心道心圖說反
復觀之恐左右所疑似有不能盡人言之意者謹就
所示原紙略加籤論以呈幸夏商量如何且一學子
見來紙有所辨論其言與鄙見同茲令寫去以備裁

擇未知如何大抵看書到有疑處雖不得有所記
錄以為辨問之資而不可先有立說之意以犯古人
穿鑿之戒偶有所思因筆及之諒察為幸六月二日

此說上下及圖則皆好矣而中間所論在心之氣
在形之氣云云一款分氣為二似不成義理即前
書所論以心與形為理氣互發之意也恐未安論人

心道心
圖說

圖說非以道心屬之善人心屬之惡也乃謂七情
者有道心有人心有善有惡故謂之總名也乃七
情有善惡云耳此段恐未免錯認也人心道心皆

月齋遺稿卷二十一
七情中物則謂之總名有何未安耶人心道心俱
總於七情故言不得不如此非有主客也且主於
人心道心之位置圖不及於危微以下也

心圖
說辨

論栗谷
人心道

人心雖生於形氣生於形氣者亦理也生雖氣已
用事氣已用事者亦理也安有理外之心乎且既
曰智之理所發則何以爲本原字未可用耶
此一段尤似看得太局此非以人心爲有善惡之
混也人心之中節者乃天理也不中節者乃人欲
也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故總而言之耳有

何疑也

精察二字固以分別二者之間而不雜爲言矣然
察得二者之別者正所以使人心聽於道心之工
夫則偏用於人心亦何不可且此是省察之意活
看則無礙矣

氣有清濁通言人之稟賦之氣有清濁云耳安有
衆人與一己之殊耶安有在心之氣與在形之氣
之殊耶此段正說氣質之性聖凡善惡皆在其中
矣

氣之在心在形云云此是載海謬見所及但所

見之差亦有所從出栗谷之言曰發之者氣也是氣在心朱子之言曰生於形氣是氣在形以此推之凡所謂氣者或有從心言者或有從形言者若退溪之言氣有曰互發者有曰主氣者以互發言則其爲氣在心以主氣言則在形所以爲疑也

作書立言之嫌云云者追以妄率自咎乃蒙開諭鄭重欽服無已氣固有從心言者從形言者此則非可疑而高明何故戀著互發字必欲移而就之是爲未安耳前日所示兩紙亦時以繹之昏昧爲不在之病

者亦是矣而此乃推說耳非本意所在也未知如何所謂或說者姪孫東洙所僭論也他日亦願一拜耳

八月十二日

中庸先戒懼後慎獨先中後和所以爲教者言蓋聖人之德不待於用力體立用行只須自然若言學者之事則必先用而後體至於知行亦爾故先知後仁勇三知先於三仁至篇末言誠明則又以誠先於明學之功效既至於聖人則所謂及其至一也復從聖人爲言先尊德性後道問學如此看如何

月齋遺稿卷二十一
雲峯曰人有目豈不覩人有耳豈不聞愚以爲所謂不覩不是不能覩特謂無物可覩之時所謂不聞不是不能聞特謂無聲可聞之時蓋不可須臾離者本兼動靜言不覩不聞特其靜一邊耳在靜而無事之時不可離則况有事乎所以舉彼而明此也豈不覩不聞可以釋須臾字哉雲峯之意蓋曰既有目與耳何有不覩不聞之時設有之不過須臾之頃如此則方其須臾也目真不覩耳真不聞奚可哉
朱子曰致得中和便充塞一身或問論此一段

於一身一家亦各言天地萬物但語類一說與或問不同雙峯東陽各有說見小栗谷聖學輯要中所論與朱子說爲一般意蓋以父子尊卑之分作天地以慈孝等事萬端曲折作萬物然以此既擬之一身之上則於一家豈有他位育乎雙峯東陽說恐不得無疑雙峯言一家而不言一身也子子婦婦既並父與夫以擬天地又舉妻子以擬萬物一也東陽論位育在一身則以心氣擬天地一也在一家則所言位育兩事未有分別一也惟或問之說別爲一義請推其

說曰天地之在一身一家一國與所謂天下之
天地一也以萬物言之言動事爲之於吾身爲
萬物父子兄弟之於吾家爲萬物也國與天下
從可知矣如此看是否

日氣頗熱比來靜候何似仰邇彌切也前書所論氣
質之性之說庶有契許之意良幸良幸張子之說勉
齋之說是平說耳非如左右之必歸之於惡一邊也
想久則亦必自得於潛玩之中矣中庸所論中和先
後之說愚意亦未必然中庸是明道之書非如大學
之論學者功程節次只從天命源頭處說下來中間

如智仁費隱以及誠明尊德性道問學皆以先後本
末平說將去而聖人學者之事自具其中若如來論
似乎太涉安排也未知如何不覩不聞來論所論恐
得之而致中和一段自或問語類以下至雙峯東陽
諸說各說出一義互備相足非有相悖也如來論所
說亦好不須執此而病彼也如上段雲峯說亦一義
也大抵來論前後所論皆一般深揆力索比較分析
之功多平易質慤沉潛服玩之味少以此精密處固
可喜而不無勞攘煩絮之病未知如何
壬午五月七日
示諭可見眷顧之情義至於末端所教豈淺陋之所

敢當惶媿之深不知所對唯抄錄我東諸老先生格
言至論以為一編以資受用者實先人之遺意而亦
以學識不逮僭率為懼迄未及卒業每切私恨蒙此
提誨不勝感戢儻前頭或復有臨眺舊寓之便得以
面承指導則諒為莫大之幸而何可幾也甲申七月十八日

昨偶見節要書有斥物有一性人有兩性之語一
段痛快却思前日哀所論氣質之性之說想其時
未見此語也未知今則可曉然否

所教朱子語一段乃答徐子融書書首有性無性之
說云云者是也見節要卷之十六第十板矣急於求

益有此專件深用欽歎第觀來說雖與前日所論少
異猶以氣質之性之善為異於本然之性此為不是
善二也何可以二之耶朱子此書極詳於此反復則
必自曉然矣病伏人事無由就慰兼與敘討是為鬱

歎十月十日

數紙辨論慰幸無已當初哀意若以氣質之性有惡
而無善故以為如此則既有氣質之性又有本然之
性是眾人有二性也適與朱子所譏者同故前書舉
似矣今見來說曰氣質之性以此理合氣質而言之
其實一理也如此則大本已同矣有何更辨第猶必

主分立之說以爲不同於七情之兼善惡鄙見終不能無疑謹就來說抹其未安處以呈幸高明之更思也比日連過亾姪家再暮祀事又有孫兒冠禮紛撓度日未能細討來說今朝始方略窺而此俊來索答遂不能一一籤標草草呈還極用媿悚然大本已同其餘枝節自可消融於審思之中矣十一月六日昨所示說乍看實有說出精微處淡仰用功之已淡也梁君是同志者與之討論有何嫌也此則已老矣將來梁君來此之後哀侍當與之爲麗澤之好不淺以此先之亦是一事如何如何來書方與姪孫使之

從頭邊諸老先生之說一番理會過後與之對討耳此非草草一看而可了者幸姑遲之如何姪孫日用未容放過則有之而有何文字講說可以副教者耶渠疾恙種種是可悶也乙酉閏四月一日

昨教四七說初欲畱待梁友來與之共討矣重違哀教略以鄙見籤訂仰復昏塞如許不能盡人言之意而妄有是非僭汰之罪還自悚仄唯恕察而裁處之幸甚幸甚蓋心氣形氣之辨心發形發之分是高明之所自得者極其精細亦儘說出而鄙見之未安者如籤標所稟未知如何梁友秋間當來第有意講量

則更以投示如何五六月

頃者所示四七說自是大議論能就諸老先生之說而講討剔出立此宗旨豈是易事乃以不逮之見妄有論說自知為僭迫切媿悚今書不復砭訂何耶第有修改更示之教唯是拱俟耳醮女之禮牢牀之具家禮無品式故鄙家則用儀禮豚魚腊黍稷之式耳然特豚亦難辦嘗謂或從家禮如常時賓客之禮隨分為之者亦無妨也未知如何二十
八日
纔修謝未及送矣昨又承此月三日惠札得審夏秋以來素履安貞淡用慰幸第官則已棄云亦將何以

聊遣耶為之奉念所示禮說之異同無任媿悚非但精神之昏昧初非心得而只聽人言故不免於忘過也然今以所示者更觀之雖若有理不為疊牀之言云者終為不快無以厭人之心未知如何大抵左右之說君輔之說皆當時未出之論信乎義理之無窮也昏甚不能更就本文消詳而所答君輔者亦不能記幸與君輔反復辨難歸一之後以定論相示如何相望邈然盍簪無緣每念增悵連山宰金直卿再三來訪警益良多孤陋之幸也但似有不久留之意未知能住幾時也士亨以去就為悶未知終何以出場

也餘萬只希新涼加意珍攝且願勿以爲老耄時惠
所得以慰離索之懷如何己丑八月二十二日
長夏停雲之懷何嘗不在吾友漢水之濱耶昨自羅
哀許傳致七月三日惠札得審炎熱以來靜履清福
味道日休慰感交極無以容諭白首窮經講學不怠
吾黨中未見如左右者恨不得源源相從以資警誨
也心氣形氣之說極知積季研窮所得實非略綽膚
淺之見所可妄論而一看之際便有所疑不得不還
以奉質詳在別紙及冊頭籤標幸裁察而回教之如
何拯自脫免匪據之後自幸庶得以安其賤分以待

死矣而儒疏輟轉鬧及朝廷終至於竄逐相繼安有
如此千萬意外事耶身伏草莽貽累世道重勤 聖
主之念慙惶之極措躬無地唯願溘然一死以萬一

塞責而已

庚寅閏七月十六日

所示兩說似皆前日之說也前日徃復皆忘不能
記而今更看之猶不能無疑謹以籤標以備裁察
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道心人心四端七情
俱從虛靈知覺中出氣發理乘四字已直截打開
而理通氣局四字又所以曲暢旁通無有空礙至
於氣或用事者孟子所謂氣壹動志一句盡之矣

今何必苦苦說出在形之氣一義乃於氣之中必
分作兩氣必以附合於互發之說耶前日三層之
圖今不能分明記得而似是此說鄙見固不能進
於前而亦恐高明之戀著於互發二字太固遷就
至此而未免於支離也朱子與林德久書恐亦未
必爲兩氣之證也如何如何至於正心說則所謂
昏昧之病云者亦依稀記得似亦舊說也此三不
者只言四有之病乃放逸耳非昏昧也若只拈出
心不在之病而別論之則言靜而昏昧動而放逸
固其宜也若言於大學則恐非本旨也或問下段

分註一款亦似分析太過如何如何前日承教之
日似不能領悟於言下今則衰老益甚思慮昏塞
末由玩繹既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而又以妄意亂
道如是覺得又犯不韙之罪矣悚仄悚仄
刀割著亦痛鍼割著亦痛不待心使至彼而後痛
也一故神觀乎此言則在心之氣在形之氣安有
兩氣耶前日鄙說今不能記而乍看亦似不成義
理如何曾聞潛冶門下有一說以爲人心生於形
氣目也有人心耳也有人心至於手足皆有人心
來說無乃似此說耶

明齋遺稿卷二十二
人心生於形氣心即知覺也安有充體者自有知覺而各自生出耶

理情氣情即道心人心也人心生於形氣之私私即所獨也或原或生皆在虛靈知覺之中則所謂在形之氣者有何所獨之發用耶

退溪云云以下已有栗谷之辨不必疊牀栗谷既以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爲與互發不同則黃氏陳氏之說亦不過如朱子之言而已今必欲設在形之氣一段移互發之說及朱子黃陳之說而用之自謂異於退溪而未免下一層而歸於退溪

之說豈非支離之甚耶

心動而形氣隨之形氣動而心隨之心動氣動以至於形形動氣動以至於心此是高明之所獨得故講得在形之氣一義來然心動而形氣隨之心動氣動以至於形兩句不須說形氣動而心隨之形動氣動以至於心兩句則只是氣壹動志之意今不必費辭如此只以氣壹動志作一題目演成一段說以著獨得之義則似好如何

大學正心只言心之用體在其中蓋體不正則用不能正如鑑空而後妍媸自明衡平而後輕重得

明齋遺稿卷二十一
宜或問推言心之體不過如此而已聖賢說話多
就用上說下學上達自有其序故也

若以心不在焉別爲一目而統論之則曰靜而昏
昧曰動而放逸固當矣今大學之文則以四有所
之故心逐於彼而不存云耳未及於昏昧也推之
太過恐失本旨如何

此段分排如是看儘精密而亦恐未必合於本旨
也以動靜爲心之動靜亦未安皆言身之動靜耳
若以爲心之動靜則心亦聽命於心而爲心之所
使耶恐不成說話也如何

昨承此月十四日覆札得審邇來服履有相沉痛之
中免於疾恙慰幸不能盡諭拯老而不死又蒙 賜
賚之恩家兒又蒙陞資父子皆踰分惶恐之極若添
罪戾日夜踧踖而已前日惠書與別紙二幅久未修
復蓋以精神日益昏昧前忘後失遂致遷延媿悚何
已今始更出而讀之來書所謂在形之氣發出知覺
與道心分爲兩知覺云者終似未安旣曰知覺一而
已矣何嘗謂有兩知覺耶所謂不同者只言性命與
形氣耳非謂形氣各生知覺也提諭雖勤不能開惑
還可媿歎正心說愚亦非謂無體也只謂言用而體

在其中安有無體之用乎上下兩節各言一病不在
之註未有一言及於出字云者來教極是使愚得以
破其謬見實非小幸也拱謝無已兩幅又加籤標以
呈裁察幸甚前後往復不能瞻留過眼後旋即忘之
且心氣昏耗不能提掇思繹相望不邇無由面晤忡
悵奈何千萬何盡只希德學日新慰此慕用辛卯二月二十

曰心不在者因四有所而言之曰四有所故心不
在也曰大學本文文理兩款相連此三款鄙見果
謬矣蓋從前先人之見如此故如所謂上一款說

有心之病下一款說無心之病上一款說用之病
下一款說體之病等說皆不能信矣今因來教更
取章句而反復之四有所三不在果是各項事不
可相蒙爲一說者明白無疑若非高明之反復不
置則何以覺得如此其爲感幸殆難以言論也但
昏昧二字高明終不能捨如乾乾是不已不已是
誠雖推得去非九三之本旨也如何如何鄙說之
謬處今抹去

即承惠札憑審新元德履日休披玩慰喜如獲面晤
似聞有參講書筵之時云如此則庶可以展其所學

何可謂五斗屈耶公私瞻幸不能盡諭八景題目儘
佳不遠城市而兼有此江湖之趣亦一奇也八絕辭
意俱好未知誰人之手令人三諷抑出於自家如古
釣臺所書耶如鄙人已枯竭矣何能生意於效顰耶
只可自憐耳精神日以熹微前日教意都未記得只
此奉謝而已一握無期悵然何已壬辰二月十七日
自昨季人心形氣之說不能奉復之後不得復見警
誨之書蓋其時以為無事於夏申而然往復之端則
自我而止矣尋常以為媿訟即於意外得承惠札以
審比來仕履珍重且奉別紙所示 春宮異數此實

稀觀之盛事也其為欣譽感誦豈但為私而已雖在
卑官得以行其所學有此 恩榮區區攢喜之忱不
能以筆舌盡諭也紙末所教跋語鄙人何敢當且季
來病昏日甚文字事拋棄久矣虛辱勤命只切媿歎
而已餘萬不能盡意唯希學業日新益盡心於勸講
之地以副公私之望癸巳四月六日

答李士亨

泰壽

楓嶽所得何靳一示破耶牛溪所訓指專務外物者
而言豈可以此而真謂山水無益於身心耶如鄭湖
陰之知非亦一驗也君輔使君頗相還往否當亦有

講討之益如鄙人者已是垂死之境耳目精神日以昏塞雖欲收拾振作以不負餘日不可得也所望於朋友者實爲切切幸勿放過時月以大慰吾黨之望如何令姪子厚美質美志良可愛敬而所慮多病恐不能自強或致半道而廢也彼中寓居已久其有相從向學者耶禮安退翁遺躅亦或一至否平生欲一見陶山而竟未得今則徒有夢想而已嶺南雖爲異論之窟其中心公而眼明者不無其人申白原門下亦或有之世道日降而加以近來潰裂委靡溷散雖有志者尠能充拓誠可浩歎幸勿退託務自樹立且

以興起同志如有可望者幸因書示及以慰離索之

孤懷如何

庚辰六月四日

所教學方圖使從孫謹寫一本以呈此圖本於朱子答林伯和書似最切於學者受用幸加潛玩之功如何至於所編書目謹受而閱之工夫似浩博有非草草力量所及也爲之欽歎刪煩補缺何敢率爾畱侯詳閱亦何敢輕以示人只覽姪子厚似有疑於述作以爲一番用工夫如此之時此中許多事皆得一番講究精熟矣其於致用豈不有益乎云云未知以爲如何先人遺稿中書札往復處雖或有一二段而更

思之亦不必煩載茲未得承教鄙人文字尤無足以
仰副者矣重荷勤教不勝悚仄至月念日
所示進退之難固已奉慮然再疏未得遞勢當三辭
三辭不許則恐不得不應 命未知如何如拯己是
垂死之境萬事已不逮矣人皆謂不可不一進而鄙
意則一番呈身不足以仰答 隆恩而草莽一望
天顏之願亦只是葵藿寸草之微誠耳安能以此爲
塞臣子之分義耶蓋自少聞先人之教以爲今日爲
士者出則當有爲處則當守分而鄙人則哀苦之私
情不同於他人故尤不敢爲或出或入周旋人事之

計既自知非才不足以有爲寧欲退守微分以沒吾
齒此實平生區區心事以此玄石在世時每以正法
常道見勉而終不敢從自知終爲大倫之罪人而不
遑自恤今則死期只朝暮間耳寧有一分轉動之望
只得惶蹙俟罪而已謂左右不得不應 命者既前
已肅 恩矣又一赴官矣今於此職雖云謙不敢當
三辭不獲則實無不可進之義若玄石而在亦必使
之出矣鄙人非敢置私意於自爲與爲人也未知可

蒙諒察否

巳丑四
月九日

近以禮記類編事甚紛紜尊先師門下諸人至有

月齋遺稿

卷二十一

三十八

疏辨之意云鄙意則恐其太過也頃者姜叔重梁季通連以書問之鄙答以先師若無干預則雖有外言何關而驚動若是耶若與同志著爲一說以明先師之意則可也不宜紛紜於此際也云云矣未知叔重諸人之意果以爲如何也諸人亦必通議于高明未知何以處之

有旨承受時先後四拜者只是平日見先人如是行之故遵行之耳非有所據也未知果如何季號一款自先人時不書於章疏故亦遵行而不書矣先人時石湖叔父則自以嘗從仕之故循例書

之矣左右亦嘗從仕到今變之未知如何若自今以後不復仕則變之猶可也若或又有出仕之時則當又循例如此則斑駁不成義理矣唯在自量而處之未知如何

別紙所教禮疏一款謹悉若如君輔之見則豈不直截當時有何許多葛藤只是賈疏加以勉齋何可容易掃去此所以窮索得殤死一條耳鄙人非不喜君輔之新得以爲其說行不得耳且適子落漏之說鄙意亦如金叔涵之見以君輔之言爲太固矣然君輔原說今昏忘不能記未知果如何也前日所惠三書

明齋遺稿 卷二十二
竟未傳來未知浮沉於何處也

尊先師門下疏竟不止終至紛紜於此際可歎可歎
且侵斥浦翁殊無顧忌雖自謂得先師言外之微旨
而後生之於先正輕肆貶議不韙甚矣黃山宰則儘
和平矣似聞有再疏之意云此何大段事而騷騷耶

尤可歎也

五月十日

昨於邸報伏見三疏之批極其勤懇且前此微官
之三疏不得遞者未嘗見也則聖意實非偶然而
可謂異數也念左右何以處此方切奉慮矣今承示
意似猶有難進之意誠未知何以處義則可也第此

事以正法常道言之三辭而後應命無可疑者且
近來此官之廢闕久矣進承朝廷之德意且令講肆
得一藏修之士豈非美事若使尊先師而在必以此
義奉勉而無他道矣此外則惟在自量之如何非他
人之所能預也况如鄙人者方自在維谷之中安能
爲人謀也只自媿歎病狀事在家與離次恐無異而
離次則當待命於中路不得則又不得不進欲退
歸則又非不安離次之意須熟量如何二十九日
頃者從孫好過婚禮而歸聞新婦甚佳實是私家之
幸也多少教意如獲一場面晤第眼患頗苦云實妨

看書爲之奉慮然却有恬養工夫亦先賢之訓也何
莫非用工之資也邊虞之一番騷屑似是召寇之兆
咨譁之回頓即止息云其言亦何足信而人心之無
定如此亦可笑也但丙丁之後已七十餘季矣人心
世道一無可恃前頭無事實不可必恬嬉既久渙散
已極獨使至尊憂社稷之句每令人中夜無眠也至
於古人處義之道各隨其人地而不同有何一定之
規自牛溪以後赴難爲一大節自趙重峯高霽峯以
後義旅亦成一義惟是隨時自盡其義而已如鄙人
垂死殘喘只是朝暮之人安有一分氣力可以津擬

或死於轂下或死於野皆未可定也姑未能盡言諒
察如何大抵在外之臣當患難之日若有收召之
命則即當致身死生以之非如平時之可以量宜進
退也未知如何從孫所辭未蒙許遞極可惶悶出既
不易處亦甚難惟在自家之自量也既捨茂錦姑守
所住之處亦無不可矣况聞東洙之言山中開野田
疇頗闊可謂福地東洙亦可以早晚歸依也所索文
與筆衰陋如許恐無以副教媿悚幸恕諒
庚寅月
東入之計姑此停止理勢然矣所處已淡亦何必更
求淡處古人處義之道不一其類如宋之楊尹諸賢

事向來牛溪被謫時既講討者也有召則進無召則不進自是爲士者之常規不以緩急而有異也此外有何別樣義理耶幸於牛溪季譜等書考覽如何所示紙榻行祭之儀依家禮附註說而行之恐無可疑而至於先世忌故則祭時齋宿等節固當與參祭者一般而設位展拜則恐未然設位者爲饋奠而設也何可只爲展拜而設耶鄙人亦只奉禰廟祖以上丘墓在近故忌日往拜於墓前而已今則祖墓外筋力不逮亦已廢矣妻子以下時祀未得先儒所論無以仰復更加商量如有可據者示教如何

二十日
六日

永春之計似勝於路傍就而卜居更無遷移則豈不好乎來教所謂多動少靜心神擾攘等語實爲可悶幸須從此堅定勿復棲遲於道路以爲靜養身心之

圖如何

辛卯四月
二十一日

晚暮工夫似無別樣靜存動察勿忘勿助自是終身程式若或求一箇物事爲著力之用則或反落於一邊矣未知以爲如何從孫之遷陞比諸講職雖似少寬而惶恐則愈往愈甚鄙意則欲其趨謝 恩命而渠以遽爾出頭爲難越起未決之際適順遞姑可私

幸

九月二
十四日

明齋遺稿

卷二十二

明齋遺稿 卷二十一
索居之歎誠如所示如我者昏昏長卧雖有朋友更
無提撕之望三復來教只增悵然神氣無減之云自
外觀者何知其實實則日甚一日益覺支離之爲苦
唯思遄歸之爲安而已坡江李生昨季數月來留而
去其志趣誠實實不易得聞今冬欲來而迄無消息
想貧病不能動也然此已無人事如此遠來何益每
見少輩之來尋無以相資只自媿歎所示欲來者亦
止之如何 壬辰臘月
十七日

答韓文卿 配恩

書來知西笑在邇而無由奉別悵然何已盡室以行

則從此當爲京洛之人俗學聲利之場其能汨沒反
有甚於鄉曲之可憂唯須不怠初心常自提撕警覺
庶有所豎立不至於全然放倒也尤當收斂外面以
規繩自飭然後心可存朱門旨訣及擊蒙要訣常看
不輟如何言不能盡意千萬自重以副相愛之望此
送弟西行孤懷甚悄悄恐久不能堪耳奈何 壬戌七
月二十

日二
賤分之不敢出頭於世者已自畫矣而無端名位至
於此極雖云守真人之一義而天書每降史官絡
繹坐拒 朝命經年閱歲其於臣子分義爲何等罪

辰耶人非鬼責理所必至日夜憂惶祈死不得當此時與我相親之人則當爲我憂懼悶蹙之不暇乃反爲之列飾虛辭以要君父盛張氣勢凌制他人將使我陷於無限罔測之地而後已者此果何事耶諸人每諉以士論夫所謂士論者出於義理之正者是已若此等事則直是偏論耳當此世道乖離百孔千瘡之日訐揚隱微攻擊異己不顧大體唯快私意如此而尚可謂之士論乎向來正亦如此世道之至此者莫非其崇今當一切與之相反矧可尤而效之耶其時爲此者亦自以爲士論而自傍觀者言之以爲何

如耶爲今救弊之圖無他焉爲士者先行義而後論議尚忠信而戒浮僞持公正而去私偏務和平而斥險詖隨事隨處無小無大必求夫天理之粹然者而從之不以一毫計較利害之私雜錯於其間則吾身好而黨類好黨類好而世道好矣不然則已覆之轍殊塗同歸而已可不戒哉可不懼哉言不能盡意千萬猛省

六種惠貺新到之初有此勤念感荷無已第米則前此例不敢受茲以奉還紙墨及魚亦且過腆令人媿悚不安也

壬辰三月十四日

按節本路追榮禰廟歸掃松楸 恩被幽明區區瞻
慶豈勝言諭益殫報國之誠益篤顯親之孝此何待
他人之勸勉無他只在律身守法凡百敬慎而已千
萬心諒

仄聞再明將臨枉溪用欣企第下輩傳言欲以盃盤
來云不勝驚悚此實無端豈以鄙人初度在今日耶
若然則尤爲怵惕自我先人時未嘗爲此雖先後數
日絕禁妄作故鄙人亦承先法以至於今矣雖兒少
輩小小私饌亦許不具則况今可當方伯之享耶若
以此來則鄙人決不敢受元不如不來也既來而必

不敢受則彼此俱有咎言所關亦似不細矣恐或下
輩所傳之不虛委佯奉告千萬諒察且此時自 上
纔以旱災備忘十行丁寧懇惻避殿減膳撤樂之日
臣子安敢以酒饌相待耶此則非但私義之素所不
行實亦不體 聖教晏然無忌之大罪也此則與者
受者厥罪惟均豈令之有未思耶情迫悉暴可以知
此心非出於苟辭也除弊一來敘暗從容雖云寂寥
實是山中之一好事故初意謂出於此而猝聞所傳
大失所圖幸亟停行勿令鄙人內失家法外陷國法
幸甚幸甚

壬辰五月
二十八日

三種珍饋寶淡媿悚致念至厚不敢辭還而其中蜜
果一物鄙家祭祀不用每以冒受親舊之饋遺為不
安昨纔說及此意矣且為昨日持來而備之則既已
辭之何以必送耶茲不得已還封付還其他承惠亦
已足矣望垂諒勿以為訝如何六月一日

答權君敬

封

既早脫科曰之累又能不以進取嬰情閉戶山間日
以聖賢書為業聰明日新而志意靜一於吾之所欲
為者將無遠之不可至矣戊午八月十日
書中縷縷以學未信而行世路為憂苟知其憂則必

有所事苟有所事則何患不進仕學交優聖訓在冊
唯當隨處隨時隨事無往而不致其體驗窮格省察
之功焉則長進通達不可量矣感下問之勤略布所
聞初不計己之有無也千萬諒察庚申十二月三日

亞幕無甚官事公餘閉戶以看書為主又留心世務
隨事勿放過如此則庶乎仕學交優一向長進矣最
不宜優游漫浪虛送時日少壯易失老悔難及也感
相與之勤略此奉勉加意焉則幸甚辛酉二月十九日
示諭云云極知不鄙之意第具在黃卷明道先生存
心愛物之訓為本領而呂氏童蒙訓清慎勤三字為

要法此皆左右所讀之書也至於進學修業無非已
分內事只在加之意而已

乙丑十月十五日

所示云云因任生略聞傳者之過實而其在克治修
省之地實不可不猛省痛懲以絕其苗脉也古人謂
之兩斧非但有傷於吾躬分憂養親恩義不輕正當
孜孜夙夜盡心民事律已檢身繩墨自程仰報君
親下進學業豈可從俗放過以之內喪己德外招人
議耶承有警惕之意有改無勉正所望於賢友也千
萬自愛自重隨處用功區區相愛之望也

丙寅四月二十六日

餓者滿庭軍門新設無非攢眉搔首之事爲之奉慮

唯當隨處盡心以效才誠上分顧憂下撫疲瘵皆吾
學問中事此外有何別樣好策耶

丁卯三月十八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二

